

福長李範模開荒

秦 兆 陽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書號 942 文學 222

開荒模範李長福

著 者 秦 兆 陽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北 京 萃 斌 閣 印 刷 廠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

印張 5/8 字數 9,000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定價 (4) 七分

印數 1—28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 第336號

一 在苦惱面前

一九五二年冬天，李長福高小畢業了。

李長福是河北省滄縣自來屯的人。論年紀，他才十六歲；論文化程度，就這麼高。問題是：升學吧，升不了；在家裏幹莊稼活吧，“多苦，多沒出息！”他當時這麼想。

他看到馬玉坤沒有考上中學，沒臉見人，悶在家裏哭。又看到畢夕治和馬貴典他們都升不起學，常撅着嘴在一塊兒唧唧咕咕：“上了幾年學，還是得一輩子釘在莊稼活上！”他自己幫着父親耨了七天地。累得他腰痠腿軟，邁不動步，飯也不想吃——病了。他心想：“真沒料到幹莊稼活是這麼苦，一輩子怎麼受得了？……”他姐夫在天津一個工廠做工，曾經寫信要他去；當工人總比幹莊稼活強吧？可是又一想：“我是青年團的幹部啊——在學校裏是團分支的副支書，現在是鄉裏團總支的委員，我能就這麼消極下去嗎？能眼望着團員們和同學們苦悶下去嗎？我就不想想辦法嗎？區委委員王淑文同志、鄉總支書記劉成林同志、村支部書記王憲

孟同志是怎麼教育我的？他們說：‘農村裏是有前途的，縣裏馬上就要在咱們村設立農業技術推廣站……農村裏建設社會主義，很需要你們這樣有點文化的人……’是的，黨對我抱着很大的希望，農村裏很需要我們……”



李長福帶病走出了門。走到馬玉坤家裏，正碰見他們一家人為了玉坤沒考上中學在生氣吵架。他就把玉坤叫到一邊，對他說：“玉坤，你幹嗎這麼悲觀！農村裏也一樣地有前途。咱們將來可以當拖拉機手，當農業技術員。跟家裏人吵架，有什麼好處？會給鄉親們什麼影響？”玉坤說：“長福啊，以前咱們受地主的剝削，上不了學；現在能上學了，又考不上，多憋氣！多丟人！咱的前途就這麼死釘在莊稼活上嗎？”長福說：“玉坤，你這話不對，什麼叫‘死釘在莊稼活上’？以前我也這麼想過，現在明白過來了。農村有社會主義的前途，咱就不應該為社會主義出把力氣嗎？咱文化不高，不會

組織自學小組嗎？”

就這樣，李長福找了那些和他一起畢業、沒考上中學的同學，談了一次又一次，跟這個談了又跟那個談。最後，大家都同意組織自學小組了。可是有的人家裏反對，說：“你還想念書，念了往哪兒用？你別想找我要錢買書、買燈油，我可不給！”李長福就又去找各家進行動員說服。他坐在炕上，跟人家一說說半天，一直到家長們都想通了點了頭才算了事。

自學小組成立起來了，一共有十二個人，每天夜晚到李長福家裏來學習。可是，開初青年們光願意念中學課本，不願意學農業技術，不願意聯系實際。李長福在黨、團組織的教導下，認識了這個偏向。他就開始給他們講勞動模範的故事，講蘇聯科學家米丘林的故事，講科學雜誌上的農業知識。慢慢地，這些故事和知識照亮了青年們的心，開動了青年們的腦筋。他們不再光是硬啃中學課本了，也不再光是關在屋子裏學了。他們到野地裏來了。

難道這一馬平川的田野不是青年人最好的課堂嗎？難道這遍地的植物不是青年人最好的教材嗎？

這些樹，可以叫它變個樣兒嗎？可以。比方桃樹可以接在柳樹上，讓它上半截是紫紅色的桃樹枝，下半截是青綠色的柳樹幹。天天澆水呀，天天觀察呀。啊，



桃樹枝上開花了，結果了，結的是大蜜桃，又大又甜！

這些玉米，可以叫它長得更好嗎？可以。實行人工授粉，照着科學雜誌上說的那麼做。天天澆水呀，天天觀察呀。啊，玉米長大了，成熟了，棒子錘兒有胳膊粗，粒子大，核兒細，誰看見了誰不吃驚！

李長福他們得到了初步的成績，已經使得村裏有些人吐舌頭了：“哎呀，可別小看了這些毛孩子呀，俺活這麼大沒有看見過的事，他們倒給辦出來了！”

支部書記把這些青年叫到一邊，高興地鼓勵他們，並且告訴他們：村裏已經設了農業技術推廣站了，要多去跟他們聯繫，多向他們學習。

不久，這些年輕人得到技術站的同志們的幫助，成

立了技術學校。學員人數從以前自學小組的十二人發展到了六十人。李長福這個小伙子，當時才十七歲，就當了校長。學員們學到了技術，就去幫助農業生產合作社拌種、除蟲、實行人工授粉，都成了社裏的技術員。

但是李長福他們並沒有完全滿意，他們還有一個更大的計劃呢，那是一個要把窮村變成富村的計劃。

二 在災難面前

說起來話很長。

在一九四六年以前，李長福他們的自來屯是個很富的村子。每年春天，村子裏桃紅柳綠，村子外是一望無邊綠油油的麥苗地。

一九四六年可是災難的年头啊！夏天的一個夜晚，正是捷地城河漲大水的時候，國民黨的暗殺團——像一羣惡鬼似的地主武裝，突然來到了離村二里地的河堤上，在一個拐角上，就是人們叫它“上河頭”的地方，支上了機槍，對着護堤的人們掃射開了。接着，就響起了挖堤的聲音……

村子裏，人們哭啊，嚷啊，跑啊，嘆氣啊，爬到房頂上去向黑暗裏瞅啊……。國民黨暗殺團把堤挖開了，大水嘩喇嘩喇地向村子這邊湧過來了，哭聲、叫聲和嘩嘩的水聲混成一片。

當時李長福只有十來歲。他坐在搖晃不定的小油燈下邊，睜着嚇呆了的眼睛，听着四下裏天搖地動的聲音。他爹用兩隻粗大的手摀住臉，他娘直楞着可怕的眼睛望着窗戶。

第二天，人們就看見，在高高的護村堤外邊，那一片綠油油的莊稼地啊，變成了一片白茫茫的海洋！這個海洋淹了附近好幾個縣的莊稼，帶來了數不清的災難。

後來大水總算退了，可是，從這兒起，村西南邊五千畝一片的土地就完全變成了荒沙地。荒沙有二三尺厚，兔子不到上面去拉屎，蚱蜢和蝴蝶不到上面去飛，連草兒也不到上面去傳播種籽，如果有誰想到這裏來種莊稼，恐怕連一把柴禾也收不到手。

每年春天，這片荒沙地就發起瘋來了。一刮起西南風，就把沙土捲上了天，往附近長滿了莊稼的地裏撲去，把那些莊稼蓋得沒了影兒；也往村子裏撲去，滿院、滿街的都堆上了沙土，人們只能躲在房子裏，不敢睜眼張嘴，不能開鍋做飯，也不能睡覺。一直等到風停了，才男女老幼一齊動手，用鐵鍬、筐子、掃帚來掃除沙土。可是，過不了三天，大風沙又刮起來了，災難就又跟着來了！

連村邊的桃樹都開不了花，柳樹也發不了芽。

就這樣，這個六百戶人家的自來屯就一年一年窮

下來了。

李長福親眼看見風沙造成了窮苦。他升不起學，還不是因为被沙子淤掉了十二畝地嗎？全村雖然經過了土地改革，年頭也太平了，農業社和互助組也成立起來了，可还是因为地太少，不富足。还在學校裏的時候，他从自然課本上学到了改良土壤的知識，就想过：“荒沙地是不是也可以改造呢？”自从成立了自學小組，又成立了農業技術學校以後，他沒有一天不想這個問題，他常常引導同學們討論這個問題，他們研究不出辦法來，想得腦子痛，憋得出不來氣。一九五二年，他們在沙地上試着種過麥子，可是失敗了。一九五三年秋天，工作組在村裏宣傳總路綫，李長福的心完全被農村中社会主义的远景迷住了，他一連好幾夜都做着一樣的夢，夢見荒沙地裏開來了一架一架的拖拉機。每次醒來的時候，他總是咬着牙對自己說：“一定要把這片荒沙地改造好！一定要再試驗幾次，一定可以从失敗裏找出經驗來！”

他又繼續跟伙伴們研究辦法。就在这个一九五三年的秋天，他們又在荒沙地上種上了一畝麥子。

三 在失敗的時候

秋天和冬天不刮大風，這畝試驗地裏的麥子長得

還算好。可是春天來了，災難也來了，刮起了第一場大風。李長福和戴子良，還有幾個別的青年，站在風沙撲人的地裏，用掃帚掃着淤蓋在麥壟上的沙土……以後，又刮了第二場風，第三場風。村裏人誰也痛恨風沙，可誰也沒有李長福他們那麼擔心，那麼着急。要是這次麥子長好了，那真是全村的大喜事啊！那真是黨和國家的大喜事啊！可要是失敗了呢？……唉！他們看見，刮一次風麥子就死一部分。在刮最後一場風的那天夜裏，李長福一夜沒有睡着覺，翻來覆去地想：“要是麥子全刮死了，羣眾譏笑，同學們洩氣，以後就沒人再敢作試驗了，以後工作就更加困難了……。”第二天清早，他就約了幾個伙伴，跑到了地裏。

他們站在地裏，像木頭一樣地楞住了。一大片一大片的麥苗兒沒有了。剩下的麥苗兒，有的焦黃了，死了；也有一小片一小片的沒有死，可是瘦得真可憐。

李長福看看大夥兒的神色，又看看這不像樣的麥子地，忽然高興地大聲說：“同志們！看見沒有？為什麼這麥苗兒有死有不死的？這裏邊就有道理。咱們還不算失敗，咱們要從這裏邊找出經驗來！”

一句話提醒了大家。幾個人馬上分成了三個小組，分片兒進行研究。他們用掃帚掃掉淤在麥壟上的沙土，彎下腰去進行觀察。啊，有些地方，風沙把麥子連

根兒刮走了，把地下刨成了坑。可是，為什麼有些麥苗兒沒有連根兒刮走，而且还活着呢？難道是這些麥子的根兒長得更結實嗎？這時候，李長福動手往下挖，他忽然覺得下邊挺硬挺潮。他發現：原來下邊有很多草，這些草在前幾次的大風裏被沙子埋住了，死了，可是它們的根兒却護住了麥子的根兒，而且保持了水分，使得麥苗兒沒有被風沙刮焦和吸乾，能夠活下來。

李長福高興得心都快從嘴裏跳出來了：“要是全部荒沙地都種上草……”

他連忙叫大家回到村裏。經過討論，把這些情況和各人的想法總結出來了。他們看見了路子了，他們互相拍着肩膀，笑啊，說啊，唱啊，就好像全部荒沙地都已經種上了麥子一樣。……

以後，李長福又召開了團總支委員會進行了研究，又給鄉裏黨總支書記作了彙報。鄉總支書記劉成林聽到彙報以後，好一會子沒有說話。他是一個很沉着的人，不考慮成熟了是不發表意見的。想了一會以後，他臉上漸漸現出笑容了，忽然，他熱情地抓住李長福的胳膊：“同志！你們這是個大發現，很好！……”他讓李長福他們先在技術學校裏發動大家來討論，使得每個人的思想都搞通了，然後再在村裏廣泛進行宣傳。

李長福心想：“是的，一定要作長期宣傳，先打破羣

众的保守思想……”

四 在困难面前

李長福参加了鄉裏黨總支的委員會，他親眼看見刘成林同志是多麼看重他們的想法和經驗，用多麼認真的口气來發動支部委員們進行討論；支部委員們又是多麼嚴肅地作出了決議，決定大力支持他們，決定把这件改造荒沙地的工作主要交給他們青年團去做，還告訴他怎樣做好準備工作——怎樣先發動團員，再發動青年羣眾，再讓全體團員和青年積極分子包戶包片地進行宣傳，对那些比較落後、愛說怪話、愛搗小亂的人，應該怎樣進行團結，還有怎樣去爭取技術推廣站的同志們的幫助……

“讓五千畝荒沙地全部長出莊稼來，可不簡單哪！全看你們的了！”刘成林同志望着这个十來歲的、身子瘦瘦的小伙子，發出了親切的、鼓勵的微笑。

可是，困難並不少啊！

一大羣團員都到野地裏採草籽了，採了一天，馬上就碰到了困難：用手一把一把地勸草籽，很多人的手都勸破了，動作慢，效率低，幾千畝地都要撒滿草籽，又得撒多少啊！什麼時候才能完成哪！

可是李長福沒有被這點困難嚇住。他記起農業社

裏有一種割麥子的新農具，割得很快，是在一根桿子上綁着一個好像筐子的東西，筐子口上綁着三把狹長的刀子，人拿着往麥子上“抄”，麥子就割到“筐子”裏了。他就發動大家仿造，用柳條編筐子，用薄竹片代替刀子，人拿着往草地上“抄”，草籽兒一碰就掉在“筐子”裏了。一百多個團員，一部分人“抄”草籽，一部分人往沙地裏撒，果然效率提高了。他們整整忙了七天。

正是夏末初秋的時候，沒有風，沙地上很潮溼，不到一個月，草就長出來了。啊，一片青蔥，真是好看！

接着，全村三百多個青年組織起來了，分成三個播種隊，一個拌種隊；還選出一些人專做檢查、督促、宣傳、文娛活動等工作，來鼓舞大家的勞動熱情。

開始突擊種麥子了！

早晨，天剛亮的時候，團支部委員劉俊又吹響了集合號，不到十幾分鐘，全村三百多個男女青年，牽着牲口，扛着耨，揹着種籽，一隊一隊地出發了。嚷叫聲、歌唱聲、歡笑聲震動了田野。荒沙地上站滿了人，無數的耨鏟子在地面上劃出了無數道小溝，種籽埋進了溝裏……

組織這麼多人的大生產隊，還有思想發動、人員的配備、牲畜的配備、種籽的來源、浸種拌種等等問題，真是“不簡單”啊！而且土地有的是私有的一小塊一小塊

的，各个農業社、互助組、單幹戶的土地是交叉隔開的，要費多少腦筋來調度啊！但是困难还不在这裏，更大的困难是：現在正是收公糧、宣傳總路綫、統購餘糧、整頓和擴大農業社、全村突擊搶種麥子的時候，正是許許多多工作全擠在一起的時候，所有這些工作都離不開青年團的骨幹分子們——他們要參加宣傳動員，要作高房廣播，要揹糧食口袋，要過秤記賬，還要看守糧食……。但是，這全不打緊，更大更大的困難却是：一部分單幹戶，甚至還有個別的團員、幹部，硬是不相信荒沙地可以種麥子。

有一個團員叫王永松，年齡比李長福大一些，思想比較落後，他當着團支部委員的面就說過：“現在李長福的胆子可真不小，八年多的荒沙地誰都沒辦法治，他這麼個小毛孩子居然建議黨支部在荒沙地上種麥子，到明年麥子長不了，就要他的好看了。”王永松不光冷言冷語地講怪話，而且拒絕去種麥子，問他為什麼不去，他理直氣壯地回答：“我在合作社裏幹活，還能掙糧食；開荒，可就不保險了！”有些青年羣眾受了他的影響，也動搖了：“在沙地上種麥子究竟有沒有把握啊？團員都這樣說，我們又怎麼辦呢？”

李長福正忙得喘不過氣來。早晨，他跟着負責吹號的劉俊義一塊兒起來，跟團支部委員們一塊兒去督

促人們下地；以後，他又跟着人們一塊兒來到地裏，參加扶耨，牽牲口，還要跟着檢查組從這塊地跑到那塊地去進行檢查；中午回到村裏，召開各隊隊長的碰頭會，交換情況，研究問題；下午又要下地……傍黑天回到村裏，又要幫着幹部們進行其他的工作，又要參加其他的會議……。他餓得眼發黑，心發慌，可沒有時間吃飯，也忘記了吃飯；他累得腿邁不動步，可沒有時間安安靜靜地坐一會。

一聽到团支部委員們向他彙報了王永松的問題，他昏頭腦脹起來。問題擺在眼前了，一定要及時解決，不然別人也會受到影響。李長福決定找他談話。

王永松來了，李長福對他說：

“王永松，咱們是團員，一個團員不相信科學技術，不相信羣眾力量，是不對的。再說，開荒是黨交給我們青年團的光榮任務，完不成，咱怎配叫做黨的助手和後備軍呢！”

王永松沒有吭聲，可也並沒有被說服。

李長福又考慮了一番，覺得王永松一向是思想比較落後的，年齡也比自己大一些，應該好好兒和他談一下。團總支辦公室，人來人往，很嘈雜，他就把王永松拉到一個清靜的地方坐下來。

李長福和他整整談了一晚上。王永松到底被說服

了。他保證一定參加種麥子，一定好好地幹。

王永松後來果然轉變過來了，可是單幹戶的問題還多着呢！

有一個老头子左春山，七十多歲，是種地的老把式。他說：“瞎白扯！我偏不種！我活的零頭都比你們的歲數大！……”青年們去找他談話，一進門，他就搶先說：“你們是來作宣傳的嗎？”青年們說：“就是來作宣傳的。”左春山說：“你們先去給那荒沙地作個宣傳吧，要是動員得它能長麥子來，我就種。”“你沒有種，怎麼就知道它不長呢？”“我就是知道！”“老大伯，你知道這片荒沙地怎麼來的嗎？你記得國民党的地主暗殺團怎樣糟害俺們嗎？……”

老头子不說話了。他怎麼不記得呢？暗殺團挖堤放水……後來又有一次來殺了村裏九條人命……“我哪一件不聽政府的號召？……也許草兒真能護住麥子哩，也許……”最後，他到底答應了。

李長福每天忙到半夜才能休息，本來，勞累了一天，照理該睏極了，可是他想問題想得睡不着。他想到左春山那些單幹戶們，想到墾荒隊和農業社、互助組的關係，想呀想的，只覺得自己頭脹得有水桶大，眼珠子脹得要鼓出來……。他心裏想：走社會主義的路真不容易呀！開荒種小麥又不是為我自己，完全是為了大

夥兒的利益，誰知道竟會碰到這些困難！羣衆既然不相信，乾脆不種了，散夥吧！可是他又一想，難道我要在困難面前低頭嗎？我是青年團員，黨把我從小培養起來，一再教育我“不怕困難，細心鑽研”，戰鬥英雄黃繼光、董存瑞爲着祖國和人民的利益還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呢，自己的困難和他們的困難比起來，算得了什麼？不，只要下定決心，什麼困難都是能夠克服的。

在這幾天最困難的日子裏，鄉總支書記劉成林同志又一再地鼓勵他，說：“李長福，你們解決不了的問題隨時告訴黨吧，黨會幫助你們解決的。”

就這樣，李長福又振作起來了。

就這樣，李長福和隊員們整整忙了十天，麥子全部種上了。好緊張的十天啊！

* * *

但是，工作已經完了嗎？不！現在李長福當了團總支書記，他應當更積極地爲黨做更多的工作。他心想：做事一定要做徹底，建設社會主義是要求得永久的幸福，光種上麥子還不行，一定要徹底防止風沙！怎樣徹底防止風沙呢？那些科學雜誌上不是有很多造林的道理嗎？蘇聯不是造了很多防風林帶嗎？

正在這個當兒，團縣委會發下指示，要團員們植樹，而且要保證每人至少種活一棵。農業技術推廣站